

弘道錄

府七

義

君臣之義

諸葛亮出師表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

府七

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辦於內忠志我土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

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

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先帝稱之曰能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諸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復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右仕

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動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忠盡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

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錄曰亮之忠貞而可少我夫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此昭烈臨終之命未免殉

之於時也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陛下此武侯卓絕之見斷然殉之以義也以董袁曹馬之徒接跡於前而有二表之自誓譬則妖槍枉矢之交流而景星曠乎其貫出也頑冥淫毒之騰作而日月煥然其大明

也其曰官中府中俱為一體不但家人骨肉之相語而實後主存亡之所關也曰親賢臣遠小人亦不但切近殷鑒之當慮而實萬世治亂之所由也曰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又不但生前至計

之所望而實死後漢業之所終也故曰孔明三代人物管仲樂毅不足論矣後出師表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疆然不伐賊王業亦

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

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所未解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荅年可然喪趙雲陽群等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曰方之精銳非一州

之所有若復數年當何以圖敵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乎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

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逆觀也

錄曰亮以操之用兵鬚鬚孫吳而二表所

陳無一奇謀秘策獨以兵法乘勞為今之計亮豈未之思耶夫有不自滿假之成湯而後鳴條之師可措有無貳爾心之武王而後膺揚之勇可施以禪為君而亮為輔以敵為敵而懿為臣譬則備而引之者堯

也羊而牧之者狼也豈可以為理哉然而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堂堂大義不可不聞於天下也故一則曰獎帥三軍非定中原與復漢室還于舊都二則曰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亮之心

已知其無能為矣此其堂堂侃侃又非狐媚狗趨倖倖成功者比也

唐張蘊古上大寶箴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倡是故恐懼

府七

四

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

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

象棄而後如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甘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情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鑿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施

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鞬續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

府七

五

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

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錄曰自漢以後中更六朝南北又歷兩晉而隋君臣大義視之如繫匏漢落而諍臣司直杜口削迹久矣有唐龍興闢乾揭日始知為君不易而大寶一箴復見敷陳亦

可謂難得矣雖然偃與蘊古同時事主謝以頌諛張以諷切雖一時賞賚相同而他日威刑竟異此大明無私天下為公之難而使人以應言以行之不可得歟通鑑太宗益親魏徵徵自以為不世遇乃展

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微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讓微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微入見言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矍然曰吾已悔之微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饗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說

錄曰魏公之學出于河汾者也而其言無一於身心何歟稷契臯陶豈徒君臣協心俱饗尊榮而已哉上而父父子子下而兄弟兄弟內而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故

能安饗榮名萬古不替太宗之世父子易常兄弟違序夫婦亂倫祇於賞罰進退之間科條號令之設天資英敏偶不能素故微得而叙論之此正張縉古所謂民畏其威未懷其德者也何足以語唐虞三代乎

其所謂忠良之道亦君臣徒取美名觀者當辨其真可也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

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旋從而心不服也今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賞罰則

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無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姓之任哉

錄曰徵之說善矣惜乎無以及於聖功之本也心之官則思心何啻十思耶矧乎一

日二日萬幾而可以數限之哉惟於不觀不聞之前幽獨隱微之際一以守之靜以持之蓋一則無始無終則物不能間靜則無擾無擾則心恒有主雖千慮必得而又何暇於十耶夫見可欲者耳目之官也思

知足者心之官也既見可欲則已交於物矣物交物而後措之於思能不為所引者幾何哉此古人格心之業易而徵十思之效難

徵曰臣奉侍帷幄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珎恠此一漸也貞觀初護民之勞响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二漸也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三漸也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此君子恭而遠之小人狎而近之四漸也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五漸也貞觀初求士如渴取其所长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眾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六漸也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七漸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

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遠裔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卒無

府七

八

亡去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聞過矣以所上疏列為屏幃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錄曰何謂始敬勝息也義勝怒也何謂漸急勝敬也怒勝義也夫周武唐宗其初何以異耶而卒不同者漸也雖然微之說切中萬世君人之病帝既錄付史館以彰君臣大義而旋復違之屏幃几席不殊於昔

時黃金廐馬失笑於他日然則不但漸不克終亦已頓忘其初矣

上思佐命功乃命工圖畫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

公李靖宋公蕭瑀裴忠勝公段志玄裴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節公殷開山薛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節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鄭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韓襄公劉政會吉公唐儉英公李世

府七

九

勛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凡二十四人錄曰凌煙之圖繪而不及裴寂劉文靖何也季布漢之仇也而反赦之丁公漢之恩也而反誅之英主之所見夫宜殊哉是故王魏仇也忠於主則雲龍並美裴劉恩也

背於義則圖繪為羞觀此寧不知所向乎玄宗初年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知帝大度銳於為治乃先故事以堅帝意奏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辜獲之悔

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伎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關人之口臣願官豈不與政可乎咸里貢獻以白楮於上公卿方鎮漸亦為之臣願租賦外罷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

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感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勳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章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山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

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閭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監戒為伐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

錄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玄宗初政之時其鋒銳矣其心未可知也崇能先事以格其心使不正者率由于正庶幾無鮮終之悔今觀其十事如政先仁恕不倖邊功法行自近官戚與政等皆一時用人行政之失而格心之要曾無片言及之且要說

者約其必可施行而後言之亦異乎責難於君者夫厥後專倖邊臣專寵女艷恣權官戚縱意奢侈至於亡國鮮不貽崇之言果何益哉以是知大賢一言似迂其實切崇進十事似切而實迂

府七

十

刑部尚書宋璟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筌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

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僥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筌痛哭而死時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時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此焉

錄曰愚觀宋廣平可謂大臣也已矣敬憚於二張降心於思最痛哭於靈筌難致於毛仲數者皆大臣之事也使其遇三代之主其得為伊周之匹乎曰未也伊尹曰咸

有一德周公曰思兼三王其既期何如也璟之設施止於復貞觀之舊而已是故立仗之馬未幾復斥而優人之諧旋踵輒行功業不終其以此與若乃擇人任官犯顏正諫皆彼相之可為以是際璟淺乎未矣

韓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守正不阿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未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

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嘗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以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錄曰玄宗左右以相韓休為瘦則必以相林甫為肥可知矣夫帝之瘦非以天下也

以艷色不足視于目聲音不足聽于耳便佞不足使令于前也一旦而得太真之豐艷祿山之傾巧霓裳羽衣之妖淫則悠然適意能不心廣體胖乎卒之流蕩忘返劫遷播越當不減而自瘁矣然則臨鏡之嘆

所以兆聞鈴之悲乎故君子曰貌瘦天下肥者虛名也與貌肥天下瘦者實禍也帝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曰先帝有言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見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

書五卷興邦建業第一選文備武第二報國復興第三畫命報國第四去古朴進新美第五以此五卷備患名為千秋金鑑錄願陛下莫以色姿為樂後當亡國喪邦可宜正已而治思古證今可也錄上賜書褒美

錄曰按金鑑錄九齡就中書焚藁不傳于世付于韓宋二婿之後此錄一千年之外方布人間今得而讀之淵矣斯言皎如日月蓋不但識一祿山而當時共禍之人皆識之豈徒鑒於興亡而實精於物理所

謂別物如鑑者真如是非泛然謂之錄也其曰安祿山者野猪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者鷓鴣鳥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者白鷗之精指爪純赤復有木子雙木木易行金又曰匪兇匪虎東傾西舉妖舞精語宮室

未忝又曰陛下治國日久仁心漸希忠諫為仇諂佞相守羊鯉浮游羊謂國忠鯉謂林甫柳榆並進國破家亡悔當思舊又曰主上淚灑巴山艱行蜀道息已變仇方慕愚直時開元極盛天寶未終齡何以預知

蜀道之難靈武之易耶乃不特照人之形而實照人之心不但一時得失而實兩世興亡乎雖然以齡而觀後世所謂妖舞精語亦屢矣安得齡之先見而與之論興亡乎哉

府七

十三

平原太守顏真卿知安祿山及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拒之乃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聞奏朝廷知祿山及惟聞河北郡縣皆望風而靡上蒼然歎息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上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嚮應者

錄曰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

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聖人之為此言以風示天下恒恐其隨風而靡也明皇之世好說悅色禮義信掃地盡矣如是而嘆無一人義士豈不謬哉以是知三綱之大四維之重不可一日無

之而唐虞之風動豈無當之臆談哉顏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至城下杲卿告於王承業承業欲竊其功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縱兵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

數之曰汝自范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瞑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祿山大怒并優謙尚之比死罵不虛口

錄曰愚觀顏氏二公夫豈但決死生于危迫之際哉蓋以立有唐三百年君臣之綱也夫自晉陽啓靈勳裴反隋天授與周唐

府七

西

臣從諛有國百餘年來曾不知伏節死義為何物也聞二公之舉事若從天降若從地出故曰吾不知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此雖以身銚舌誅而芬芳暢達光輝宣著跨敵隋而挽虐周也豈不盛哉

張巡起兵拒祿山令狐潮圍之於雍丘四十餘日時聞玄宗已幸蜀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勵乃以死

士五百斫潮營潮漸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其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錄曰巡之舍生取義而豈徒執夫識見定而後中有主中有主而後事可濟功可成人倫盡時天理自見是故聞大唐之光復未聞賊運之克昌聞張許之若生未聞令

府七

五

狐之不死孰謂倉卒造次之際而非從容中道之時乎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

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錄曰愚觀厲鬼之言果可信乎夫彭生伯有一人之辜也唯陽完節萬世之事也其力可屈其志不可屈其身可隕其氣不可

隕忠魂義魄雖不可以視聽而猶兒之反刃朝義之操戈若鬼神使之者安知其非厲耶唐能復其故物耳固不能加戮於安史之軀也然則厲鬼之言果不可信耶德宗建中二年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子儀

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謗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于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

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馬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指使趨走於前

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錄曰夫汾陽之出處將以係天下之安危

也胡為乎不以媚嫉則以讒間朝恩牽之於前元振引之於後而子儀曾無芥蒂何耶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小往大來吉亨夫以肅代之世君子所不利也尚賴一人之命兼萬方之威得以成其濟否之

志小往大來也出則有命無咎不出則包畜承順是以欲閑則閑俾散則散安往而不自得哉是故安史之亂則一出也吐蕃之寇則再出也懷恩之難則又再出回紇之危則又再出向使忽於苞桑之戒牽於

邪濫之羞知安而不知危知利而不知害則身殆而國隨以亡豈大人之吉亨乎興元元年改元赦令既具帝以藁付陸贄使商討贄知帝執德不固乃上疏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

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使天下聞之靡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觀朗曜迺下制曰朕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土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

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眾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怒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叙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庶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

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赦下人心大悅明年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錄曰渙之六四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九五

曰渙汗其大號誠以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嘗之紛者不可以常語喻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極則益不臻信乎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德宗徒知天生李晟以為社稷而不知人心感動賊

不足乎危難則思進忠言禍平則追仇讜論此所以雖能奪其机而得所願終不能渙其群而就光大也惜哉

陸贄極論裴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畧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括克飲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可謂先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書奏上不悅贄每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嘗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銳答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錄曰夫人豈忍負天子哉上驕則下諂君忌則臣佞斯天子之自負也亦宜願負所學我以剗剗為上策以聚斂為得計斯所學之自悞也若夫君子則不然君子之所學所以學為聖與賢也定故堯舜禹湯文

武之高君其所責難也皋陶伊傳周召之為臣其所期待也君苛刻而已以忠愛君猜忌而已以欺誠豈故為是納鑿耶在我者誠如是也孟子不云乎吾君不能謂之賊然則負所學者真穿窬之不若矣而為

天子者亦豈可誨人以負之耶

李晟宋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及朱泚使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間之斬之

錄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顧之何益哉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時朱泚盜京師懷光反咸陽險而又險苟不堅一其心則方寸亂矣安能往有功乎非惟不能顧家併與其國亡之矣厥後賜弟供帳逆尊列

懸何啻嚙昔之家乎我矧有若憲君愬者在賊雖欲不善遇之曷得而傾之哉

憲宗元和三年裴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細務皆自決之上在藩邸心知其非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均亦

竭誠輔佐嘗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
穆宗即位嘗見愛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為右拾遺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為之改容蓋知其以筆諫也

錄曰唐自太宗以來諫者多矣未有深探其本若裴均之先正其心公權之心正筆正者然而憲宗卒不能正其終穆宗亦不能正其始何也曰心者理而已矣器雖具

于人而理實出于天非學無以明之也是以大學之道始於格物致知及於意誠心正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裴柳能開其端而不能竟其說憲穆徒聞其論而莫能覺其非無惑乎仙而不人荒而不盡心何

為我長太息而已

自元和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太和二年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其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

又曰陛下將社篡弒之漸則君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藜狎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惟懼臣恐曾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

侍廢立之權府七陷先君不能正其終致陛下莫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藪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考官馮宿等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

錄曰以文宗之世而有黃之直言譬如日食而鼓而馳而走雖與天懸絕亦見其不能已而已馬故錄之以志唐祚之告終也

弘道錄

弘道錄

義

君臣之義

宋史太祖即位之初交廣劔南太原荆湖江淮遼夏皆敵國因注意將帥命李漢超屯關

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

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成

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

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

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

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

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復免所過征稅許令召

募亡命以為牙爪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

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

富貴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

寇設伏掩繫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

憂以至平蜀楚拓吳越所向遂志蓋能推赤

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

府八

利悉委諸將恣其貿易皆得便宜五也今北有韃虜之擾南有交趾之通諸司筦權之利入經制者非所當論而東南番舶所計不贊特議國者以為導利而不言明法者以為開邊而不講殊不知人情利一而

害十尚猶不顧今海不揚波不但已三年矣一往一來如趨熟路故闖諺以為海熟此非虛語也番夷資其貨利中國及無所處愚竊以為未之思也夫利盡東海者監也監之外復有千章之木萬斛之辛兩廣

軍門見資其用具有舊規盍不量移閩浙之間置封樁之庫以易安南之首可也收羨餘之利以撫西北之憂亦可也何獨以為忌諱而不言哉舍此不務而區區於告奸抑奪之間以增攘臂穿窬之餌非所謂之大計也

太宗謂宋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嘉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呂蒙正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以